

脱乡

李浩哲短篇小说集

○○李浩哲／著 ●崔成德／译

韩国文学名著译丛



责任编辑 徐佳 柳 燕

韩国文学名著译丛

● 李浩哲是当今韩国文坛的巨匠。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，他的作品描写了祖国分裂的现状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与痛苦，抒发了对统一的渴望。本书由他的多个短篇小说组成，文辞优美，描写生动。描写了战争背景下，社会状态、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。表现了战争对人类的影响，也表达出了作者对战争的态度，发人深省。

ISBN 978-7-5601-7663-5



9 787560 176635

定价：20.00元

脱乡

李浩哲短篇小说集

李浩哲／著 ● 崔成德／译

韩国文学名著译丛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脱乡:李浩哲短篇小说集/(韩)李浩哲著;崔成德译.

—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601-7663-5

I. ①脱… II. ①李… ②崔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韩国—现代
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0968号

书 名:脱乡——李浩哲短篇小说集

作 者:(韩)李浩哲 著;崔成德 译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徐 佳 柳 燕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5.75 字数:180千字

ISBN 978-7-5601-7663-5

封面设计:张树臣

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印刷

2011年8月第1版

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:130021

发行部电话:0431-89580026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

作者



作者和译者

目 录

副市长拒绝赴任	1
大 山	19
寒夜的闷热	26
门	35
人心难测	43
逃 走	60
消磨煞星	75
满 潮	92
围墙内外	104
吴石老太	122
脱 乡	127
生日招待	140
三个原型素描	151
裸 像	170



副市长拒绝赴任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门刚推开，妻子便“腾”地站起来，走了出来。一边接过饭盒口袋，一边性急地没头没脑地问道：

“今天学校里没什么事吧？”

没开灯的屋子里黑漆漆的，收音机在哇啦哇啦地响着，丈夫往那炕高棚低的狭窄的房间里膘了一眼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来抓人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从哪来的？”

“来了三个当兵的。”

后边的话便听不进去了。圭镐忽然觉得两腿发抖，浑身发软，顺着那股劲，在灯芯绒的裤子里边不由自主“噗”地放了个屁。若在平时，妻子一定会哈哈大笑边用拳头砸他的肩膀，边做出捂鼻子的样子，做足淘气的表情。但今天晚上却丝毫没有那种心思似的，只是对丈夫说：

“快去躲一躲吧。”

圭镐却犹犹豫豫地瘫坐在檐廊上。

从远处隐约地涌过来街市里的喧嚣声，对面是五月黄昏深邃的大海沉浸在一片迷雾中。码头上的灯光被雾气笼罩着，显得朦朦胧胧，个个都像是悬浮在半空中似的；“呜呜，哗啦啦！呜呜，哗啦啦！”这些通常充斥在码头里的钝重、缓慢而低沉的声音，今天傍晚显得格外震耳，犹如一个天大的雷箕有规则地一下一下簸下石子似的，怎么也想象不出有什么声音听起来会是这样。或许是雾的缘故，今晚以那清晰的声音为中心，叫做革命^①的东西浓缩为真实的感觉，变成锋利的锥子从四面八方扎过来。

^① 革命：这里指的是发生在1961年5月16日的军事革命，以陆军少将朴正熙为首的青年将领抨击自由党政权的腐败与独裁，占领了中央政府办公厅与电台，公布六项革命公约，颁布戒严令，并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掌握了政权，进行了近20年（1979年10月26日被暗杀为止）的军事独裁统治。



“让你快去躲一躲呢，傻呆呆地坐在那儿干嘛？”

妻子光着脚站在那里，把小孩抱到胸前喂奶。圭镐则翻了翻兜，翻出一截烟头儿点上火说：

“到底几点来的？”

“就是刚才嘛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前。”妻子说着，又腾出一只手，在前面摇晃着说：

“哎呀，快把烟掐了，说不定就藏在附近呢！”她一边很快地说着，一边又飞快地环视一下房子周围。

“什么？就在附近？”圭镐吓得忙掐了烟，忽地站了起来。

“有钱吧？”

他的肚子里咕噜噜响了一下。

妻子又跑进黑乎乎的屋内，传来了使劲拉动抽屉的声音，妻子抓了一把钱出来了。

圭镐赶忙接过那些钱，一边随便往各个衣兜里塞着一边直奔门口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这个，边走边想吧。”

“刚才我跟他们说，你到全罗道^①种地去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也要想法给我挂个电话。就往前面那个杂货铺挂，知道杂货铺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还有，哎呀，没有准备什么东西，这可怎么办？喂，千万打电话来呀！”

妻子站在后面，不停地唠叨着。

圭镐快步走下坡路，在拐弯的地方回头望了望。妻子的身影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，在她的背后可以看见低矮的家。

杂货铺前灯火通明，圭镐从那灯光照耀的地方嗖地跑了过去，接着就一直跑起来了。

昨天，地理老师被抓走了。这老头平时木讷寡言，可只要一沾酒，

^① 全罗道：位于韩国西南部的道名，道是行政区划，相当于省，全罗道分为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。



几杯酒一进肚，便这家伙也该死，那家伙也该死，凡不跟他一起喝酒的全判作该死，而且面目狰狞地频频举杯，喝醉了便两手举着盘子哼哼呀呀地跳弯腰舞，跳得满带劲。这位老先生是个只要提起赤色分子就浑身抖擞，咬牙切齿；可只要一提出涉及教师权益的问题，便又会一一举出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，满脸杀气地侃侃而谈。昨天在教研室接到命令出去时，他跟谁都没打招呼，只是轻轻地咬着嘴唇，仍旧一副坚持信念，丝毫不为强权所动的表情。

“朴先生多保重。”圭镐到他的身边轻声说了一句。老头回头瞥了一眼，气鼓鼓地背过脸去，掷回一句话：

“倒是姜先生该多加小心喽。”

前天晚上，生物老师和担任高年级数学的权老师又被抓走了。生物老师一接到命令，竟笑容满面，仿佛出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似的，逢人便一把拉住道：

“呀，看来现在我也开始受到人的礼遇了，该喝杯酒庆祝庆祝的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！”一边还连连晃着手，还是那副滑头滑脑的样子。

数学权老师看着生物老师的样子，投去厌恶的一瞥，继续把自己桌面和抽屉的犄角旮旯整理得干干净净。

“啊哟，怎么权老师也犯事了？”圭镐刚上前一问，权老师便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：

“哼，这世道不被抓才是奇怪呢。我又不像姜先生那样是个伤残军人！”言下之意颇为鄙夷圭镐这个伤兵出身的人。其实，权先生是有那么一点儿爱钻牛角尖，又不无可疑之处的人。至少拿地理老师那种纯粹的义愤相比是这样的。他有点儿深邃莫测，令人觉得有说不清的阴险狠毒。

然后，今天晚上就轮到圭镐了。他们不去学校却到家里来找他是有点理由的吧。大概是考虑到学校神圣的气氛而略微采取了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。

圭镐不知不觉间在下坡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起来。天漆黑，路也坑坑洼洼的，脚踩下去根本不知落到哪，奇怪却没摔跟头，在干硬的地上踏出扑通扑通的声音，活像是一头大熊跑下来似的。

这样一跑，汗就哗哗地淌下来了，好像后面真的有人马上就要追来



似地心急火燎地往前跑，一边跑一边心里还骂着“兔崽子，兔崽子们！”，可他也不知谁是“兔崽子”。

跑过几家杂货铺，还有一个房屋中介所，下坡路就结束了。圭镐这才放慢脚步开始走起来，一边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。

正在这时，附近突然传来了广播声：“反共是国策中的第一要务……①”圭镐怦然一惊，又呼呼地跑起来。一边跑一边仿佛是重新确认似地叨咕着：“对呀，这话当然是对的。”不知何时，圭镐又走起来了，并掏出手绢擦了额头上的汗，又不时地回头瞟上两眼。蹑手蹑脚地这么跑一段走一段，便出了黑洞洞的胡同。在这过程中，他的意识茫然地往一个方向浓缩。

来到大马路上，圭镐站了一会儿。傍晚时分的大街上车水马龙，灯红酒绿。他的衣兜被汗水弄得湿漉漉，他随便从兜里抓出来一把纸钱看着，神志倒清醒起来了，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来。平日里想要一张这东西，老婆百般刁难，可今天……他现在甚至可以清闲地这么想着，买了盒烟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。霎时间脑海里涌现出无数的疑问：是真的来抓自己了吗？会不会是妻子的畏惧心理使得她慌里慌张弄错了？再说革命之后的紧要关头，有什么理由非抓自己不可？自己可是退伍的陆军中尉啊！但是妻子是不可能看错的。妻子也肯定因为自己是退伍的陆军中尉而放心的。反正，他觉得没搞清究竟就跑了出来，好像有点冒失了。

圭镐叼着烟，想正一正头上的礼帽，伸出手却碰到的是光头，不禁咧嘴笑了起来。刚才着急，把帽子放在檐廊上也顾不上戴就跑出来了。想着自己光着脑袋跑下坡路的模样，觉得格外好笑。其实，即便戴了礼帽不也一样可笑？快四十的家伙了，舞动着两支胳膊，从黑乎乎凸凹不平的小路上跑下来该是什么样呢？圭镐小心地环视了四周，闪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昏暗的灯光让人觉得阴冷。他匆匆拨了号码，那边传来杂货铺老板娘的声音：

“喂？”

“是我呀，后院英学他爸爸。什么？我是不是在酒馆里？哪儿的事

① 60年代初，朴正熙等军人为掌握政权，高举反共旗号，这正造应了南北战争之后的极右势力的要求。



呀。快把英学他妈叫来吧。”

不管人家多么心烦意乱，只管说自己心里想的。她看来还不知道革命这东西正肆虐在这个大地上，只顾太平岁月说梦话。

妻子很快来了，气喘吁吁的，但还是压低了嗓音问：

“在哪儿啊？”

“在街上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真的来过吗？”

“没来我还能说来了吗？”

“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抓我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吗？”

“再说我还是个受过伤的陆军中尉呢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详细地说说看，他们来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哎呀，真是烦死人了。”妻子说罢，把声音压得更低，“来了三个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一个挂着马粪蛋，穿着野战夹克，听口气好像认识你，可威风了，有点杀气腾腾的。另外那两个戴着宪兵胳膊箍，挎着卡宾枪。”

“噢，那他们怎么装着认识我啊？”

“嗯……认识就是认识，没错的，难道我连那点儿眼力见儿都没有吗？对了，你走之后我想起来，今晚你就去凡一洞的家吧。”

圭镐从电话亭里出来，把烟头扔到路边。

所说凡一洞的家就是指妻子姐姐的家。连襟在海运公司上班，年纪比自己还小。若说年长的妹夫去要住一宿，也能收留，但自己现在以落荒而逃的处境去投奔，连襟将做出何等脸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看来，处境还真的非常暗淡啊。表针已经指向八点了。广播里又传出了进行曲。

到底是什么事，究竟怎么样了，根本不明就里，脑袋里什么头绪都没有，只是“咣咣咣咣”地响着一种棍棒之类的东西快速敲打什么的声音。不知不觉间，刚才坐在檐廊上听到的码头那边钝重的低音竟变成这么快的棍棒声。他随便进了一家日本式餐馆，点了清酒和炸麻雀。咕嘟

咕嘟喝了三四杯，又来到马路上。出了餐馆门，酒意才慢慢传遍全身。

圭镐在附近的杂货铺里买了瓶真露^①和两三条鱿鱼干拎着，上了电车。那是辆直打晃的旧电车。对面有个长得特别像日本妇女的中年女子，坐在那里看报，抬眼瞟了一下圭镐，又低下眼去瞅报纸。从踉踉跄跄前行的电车里望出去，大街竟沉浸在真正像革命的大街似的静默之中。哇啦哇啦的广播声不时透过电车声传了进来，又被吱呀吱呀的电车声淹没。

年轻的国语老师徐先生趿着日本木屐，穿了一身绸子衣服出来了。银镜框后的眼睛在黑暗中也能看出在闪动着献媚似的笑意。

“哎哟，这不是姜先生吗？大半夜的怎么光临寒舍了？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！现在我也按那位生物老师的话来说，开始受到人的礼遇了。”

徐先生的脸色立刻变了，依然堵住门口低声问：

“来了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来抓人了。”

“啊？姜先生干什么了？”

“唉，哪个是因为干了什么才被抓的？是非曲直暂且不论，只要认为有点儿嫌疑就先逮起来再说。”

看眼色，徐先生似乎有点不情愿让圭镐进去，堵着门站在那，边注意屋里的动静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要是换了凡一洞的连襟家，圭镐就容忍不了这种态度，会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的。但他在这种时候却能够悠闲地想到，徐先生的这副样子日后谈起来满可做笑料，便忍住了。徐先生原来就是位笑柄颇多，犹如他那白面皮、矮小身材一样，胆小如鼠、前怕狼后怕虎的人。圭镐一时觉得自己找上这个活宝真是聪明。面对着胆小怕事的徐先生，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反倒觉得心里宽慰了很多。

圭镐趁着徐先生还没找到什么借口之前抢着说道：

“咱们进去说不行吗？我还不至于是不能进门的人吧？难道连徐先生也当我是罪犯吗？”

徐先生这才绷着不大情愿的脸，在门口斜一下身子让出一条缝说：

“过一夜再走吗？”

① 真露：韩国历史最长的一种烧酒，也是普通民众最喜爱喝、价廉物美的白酒。



“那当然，既然来了，就少不了添一宿麻烦了。”圭镐装成醉醺醺的样子喷出一句，自个儿进了门走在前头。一股干中草药的味儿扑鼻而来，徐先生的父亲给一个相当有名的中医做药材供应商。他是独生子。

徐先生的屋子果然不是白手起家的圭镐所能比的。足有四五坪^①大的房间里，油纸炕平平展展，天棚又高又亮堂，被褥柜、衣柜都是最新流行的那种纤维板镶嵌贝壳做的，各种摆设应有尽有，各自摆在该放的地方，把屋子映得富丽堂皇。

很快，并不是未曾谋面的徐家师母盛装出面了。说是盛装，看来就是在家经常穿的衣服。大概这年轻“师母”的称号，起码应该有这种打扮才适合的吧。

师母放下摆着咖啡杯子的小桌，偷眼望了一下自己的丈夫，立刻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到了这里的气氛。她很快就出去了，在她的背影上流露着已传染了的这里的气氛。

“喝咖啡干嘛，咱们该来杯酒什么的。我带瓶烧酒过来，有这些下酒菜也就够了。”

酒过三巡，刚才的紧张烟消云散，徐先生的脸已经像天真的小孩一样涨得红彤彤了。

“我就知——道是会这样的，谁叫他们都像发了疯似地撒野来着？不过，真奇怪，怎么就轮到姜先生头上了呢？”

“说得是啊。地理老师准是倒霉在他那火爆脾气上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徐先生立刻像个丫头片子似地把手堵住嘴咯咯咯地乐起来。

“对喽，就是的！那老头呀，脾气太臭，瞧他哼呀哼呀哼呀跳弯腰舞那德行，哈哈哈哈哈！真太对了，纯粹是那火爆脾气弄的。”

“那生物老师到处显摆，尝了几次讲演的滋味就不可一世，才弄成那样。走哪都要出风头，想表现表现自己，那还有个好？”

“没错，那家伙这回该改改这毛病了。”

生物老师和徐先生年纪相仿，是一对凡事都争风吃醋的死对头。圭镐咧嘴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

“数学老师，那才是真格的，就看那双眼睛吧，原就是个不好惹的

^① 坪：韩国的面积单位，一坪相当于3.3平方米。

家伙，长得也很壮实。人到那份儿上才叫本事，人家才是生来干革命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

徐先生仿佛很欣喜地听他讲似的，一个劲随声附和。这人凡事都没什么主见，要是没他做中药供应商的老子，是会被饿死的一个小毛孩。

“可是，姜先生您是因为什么啊？”

“噯，和他们一样是为了教师联盟的事呗。”

“据我所知姜先生什么也没做啊。”

“刚开头的时候不是做了几句演讲嘛。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哪个角落有点可疑，于是小心起见，我给自己的演说定了个前提：这样的事情容易被存心不良的人利用，也容易被人误解，这一点各自多加警惕。可是，当时也没有会议记录，拿什么证明呢？所以，我只是刚开始组织的时候跟着闹吵闹吵，以后形势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，我也就干脆洗手不干了。”

徐先生好像又想起了哼呀哼呀跳弯腰舞的地理老师了（年纪大得足能当他的爸爸）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那会儿那地理老师啊，也不知打哪儿，居然把各国的个人所得指数与教师待遇的比例关系，还有换算成美元的月薪什么的，全搜罗来了。真是了不起啊！其实地理老师说倒都对，这年月走鸿运的全是跑买卖的那帮家伙，这当老师的呀，再过一百年也是这个味儿。”

这么着，话就亲亲热热地唠起来了。圭镐到这种人家应付起来本是轻车熟路，这回却故意添加了些市民的俗气。假如明天晚上那个中药商老头把独生子叫来问：“那个上了点儿年纪的家伙是教什么的？”“社会生活的老师。”“什么？还社会生活呢！搁到早先不就是修身、道德什么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这年月！世风日下！”老头子不明内情一味要这么批评可也是没法子的事。

九点半刚过，屋外的气氛便有些不对头。仿佛是准备送客的信号，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又关上了，这样折腾了好几次。最后，徐先生出去了一下，满脸难色地说：

“好了，咱们现在就睡吧。”

虽然徐先生是新婚，但圭镐以为再怎么着也会在这屋里和自己一起睡，于是开始脱衣服。可是，徐先生却从柜子里拿了床被子，让圭镐拎



着脱下的衣服跟着上楼。

最终，圭镐还是独自被领到二楼正房后面的小屋里。只有两三坪大的狭小屋子里，孤零零地放着一张木床。虽然有些酒劲，还是让他泄气，心绪不好。第一天晚上，就在这里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圭镐两手托着下巴，把昨晚的事从头捋了好几遍，可脑袋里一片模糊，捋不出什么头绪来。

和徐先生一起吃过丰盛的早餐出了门，圭镐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和他分了手，然后拐进一家下班后常去的茶馆里坐下，大略浏览了一下当天的晨刊后又出来了。这时上班的高峰期已过，大街一时安静下来了。

家家的广播里都嚷着“反共是当今的第一国策”，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了，要做什么事情了，根本就一片茫然。虽然脑子里想着“可不是吗，说得对，说得当然对”，还得用一种近乎可怜的掺杂着趋炎附势的小心翼翼的心情，把自己扔在大白天的大街上，真是折磨。一连进了三四个咖啡馆，可能是昨晚喝了酒的缘故，进了咖啡馆先奔厕所解决腹泻。然后苏打水、咖啡、红茶，遇上什么来什么，再来到那家熟悉的铺子时，才十一点。从大楼之间望过去，大海果真像五月的海，一片蔚蓝。圭镐又往家跟前的杂货铺里挂电话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咖啡馆里。”

“昨晚在凡一洞家睡的？”

“没有，到教国语的徐先生家去了。”

“对了，今天又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圭镐的心忽悠一下，这当口，又从下面传出“噗”的一声，这怎么不像是放屁，好像又要拉肚子。

“今天一早来了一个人，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

“什么官？”

“小卒子。”

“噢，你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说不知道。”

“嗯，不错。”

当然，回答得很好。放下听筒，心里虽然怦怦跳，但解决眼前问题更急，遂跑向厕所。偏巧里边有人，圭镐厚起脸皮，当当当一气猛敲。引出一个女服务员，眼睛瞪得差点裂开，冲圭镐大发神经。内衣上已沾了些腹泻物，无法，只好半蹲着用手纸先把那擦了。真是寒碜啊，这样的念头掠过了脑海。终于坐下来，使出吃奶的劲，却只有湿气伴着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蹿出来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。肚子又一阵剧痛。圭镐坐在那痛苦万状。

到附近药店买了止泻药吃下去，又来到街上。意识仍然显现朝一个方向浓缩的现象，但脑子里整体上还是一片模糊。左边肚子拧着劲的疼。

下午两点来钟，他又踱到学校附近。五月灿烂的阳光下，三年级的孩子们穿着一身白衣在做徒手操。那情景真是一片清新。体育老师戴着草绿的帽子站在台子上，操着男中音匀声喊着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。看着这些，圭镐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受，很奇怪同在一个学校里居然从未注意到这景象。

下了山坡，又随便找了家咖啡馆进去。这回，他往学校里挂了个电话。学校里也有当兵的去找过，答复是无故缺勤。说得不错，嘿，回答得不错嘛！

毫无疑问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可究竟什么事怎么发生的，还是琢磨不出。脑子里棍棒的击打声却咣咣咣咣地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快。过了不知多少时候，他又咯吱咯吱地嚼着口香糖上了电车，全然不像年届不惑的人。在草垛下了车，正好对面的广播站里又爆出“反共是当今的第一国策”。圭镐被那声音吓得一激灵，匆忙跑进一条巷子里。“说得对，说得当然对。”过了一阵，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，便一边这样念叨着，一边走到胡同的尽头，赶忙掏出手绢擦拭额头上的汗。

下午三点半光景，圭镐呆呆坐在一只垃圾桶旁边。这是一条可以并排跑两三辆汽车的宽胡同。水气凉冰冰地打湿了地面。两边高筑的院墙上，还尖尖地竖着箭头状的铁筋。附近人家的分量大略可以掂量出来了。家家的大门上都贴着“恐犬注意”的牌子，有钱人虽然大都这样，但大门都关着，那牢牢闭锁的内在世界是什么情形就难以想象了。肚子里老是咕噜噜地叫，偶尔里面还拧劲，弄得圭镐愁眉苦脸。突然，胡同最里面的那家门开了，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带着一只长毛狗走出来。开始